

庸庵海外文編

庸盦海外文編卷四

無錫薛福成叔耘

拙尊園叢稿序

癸巳

光緒十九年秋余友黎君蕤叁哀所爲古文辭百餘首
郵致上海付之石印貽書海外徵序於余余與蕤叁相
知久其敢以不文辭當同治紀元蕤叁以廩貢生應
毅皇帝求言之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是時河內李文
清公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
文正公駐軍安慶進剿粵寇於江南

天子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中興新政頗有采

用蒨叁議者天下因以誦蒨叁之文而想見其人越二
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義黎君暨潑
浦向師隸伯常可交也余始與二君以學業相砥鏃伯
常志豪才健不幸邁疾以沒蒨叁恂恂如不勝衣而意
氣邁往若視奇績偉勳可捩契致文正意不謂然顧時
時以文事獎勵僚屬一見許余有論事才謂蒨叁生長
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鏃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居
常誨人以爲將相者天下公器時來則爲之雖旋乾轉
坤之功邂逅建樹無異浮雲變幻於太虛怒濤起滅於
滄海不宜嬰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鑰經濟之興也自古

文周孔孟之聖。周程張朱之賢。葛陸范馬之才。鮮不藉文以傳。苟能探厥奧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則又何求。當是時。幕府豪彥雲集。并包兼羅。其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汝綸。摯甫之天資高雋。余與蒨盦咸自愧弗逮。遠甚文正沒後。同人散之四方。罕通音問。蒨盦蹤迹雖隔。而情意益親。數萬里外。往往互達手書。有無未嘗不相通也。升沈未嘗不相關也。文藝未嘗不相質也。蒨盦自出幕府。浮沈州縣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西班牙三國參贊者。又五六年。頗以未盡所用。鬱鬱不樂。旣而

天子驟用爲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遽丁內艱服闋復用之前後凡奉使六年適值朝鮮內變強鄰隱集戰艦將駛往襲取其國都純益偵知密電馳報余時在署北洋大臣張靖達公幕府力勸速發兵輪統以大將風馳電邁遂執戎首以歸敵軍遲到半日耳至則內亂已定受盟而退朝鮮無事今傅相合肥李公追論純益前勞天子簡授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新關純益莅官兩年諸所規畫卓然可觀來書自以生平志事垂老無成若有未慊於懷者純益純益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余昔盤桓幕府靜觀世變垂二十年出而任

事者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論實不我欺。大凡經世百務。機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權位之重也。機之未至。我極經營。齟齬者四出而撓之。不盡由權位之輕也。蘧叁惟置其難自主者。靜以俟時。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悅足矣。蘧叁爲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爲師。文凡六卷。顏曰拙尊園叢稿。倉卒未及鈔示。然蘧叁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見。其翹然傑出者。猶往來余胸中也可傳也。

出使四國奏疏序 癸巳

奏議古文之一體也。昔曾文正公選鈔奏議，宗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家。鳴原堂論文，專論奏疏，亦既涵其涯而挾其奧矣。蓋古今奏議，推西漢爲極軌，而氣勢之盛事理之顯，尤莫善於賈生、陳政事疏、劉子政封事。忠愛懇款，發於至性。諸葛武侯出師表，規模宏遠，謨誥之遺，皆與賈氏文相輔翼，惜乎其不多觀也。漢氏以降，文章道衰，風骨少隕。唐代韓柳有作奏事之文，爲之不多。限於位與時也。陸公以駢偶之體，運單行之氣，文正謂其理精，則比隆濂洛，氣盛亦方駕韓蘇，洵非虛語。蘇文

忠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蓋以敷奏君上之體宜乎條暢
軒豁能如是亦足矣夫長沙究利害宣公研義理文忠
審人情三家各有深詣文正宗之允矣竊又以謂文正
奏疏參用近時奏牘之式運以古文峻潔之氣實爲六
七百年來奏疏絕調每欲汰幕客代擬之作專存文正
手筆彙鈔數卷私資揣摩卒卒未果然奏疏一體前作
三家後則文正皆福成所服膺弗失者也曩在幕府嘗
裁奏牘均係代作奉使四國以來忝列京卿有奏事之
責非使職所及者不敢妄陳癸巳之秋期滿將歸敕行
篋得疏稿數十首稍刪循例諸作釐爲二卷俟質當世

亦以自鏡云。嗟夫。經濟無窮。事變日新。方今西洋諸國情狀。賈陸蘇三公與文正所不及睹者也。福成既睹四賢未睹之事矣。則凡所當言者。皆四賢所未及言者也。惟其爲四賢所未及言。居今之世。乃益不能已於言。安得起四賢於今日。抒厥壯猶。一啟後人之不逮邪。夫古人雖往。事理則同。論事者不得因其事爲古人所未論。遂謂奮筆纂辭。可不師古人也。此福成所以益睪然高望於四賢也。光緒十九年冬十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英倫使館。

出使四國公牘序 癸巳

公牘之體曰奏疏下告上之辭也曰咨文平等相告者也其雖平等而稍示不敢與抗者則曰咨呈曰劄文曰批答上行下之辭也其施之官稍下而非所屬者則曰照會曰書函上下平等皆可通行者也曰詳文曰稟牘皆以下官告其上官者也官在兩司上者可勿用大臣出使有洋文照會者蓋以此國使臣告彼國外部大臣之辭亦卽兩國相告之辭也執筆者宜審機勢晰情僞研條約諳公法得其竅則人爲我詘失其竅則我詘於人是非於此明利害於此形強弱於此分實握使事最

要之綱領使事既有端緒然後述其梗概而奏之而咨之劄之意有未達則再爲書以引伸之胥是物也故凡治出使公牘者必以洋文照會爲兢兢而諸體之公牘皆由此生焉電報雖爲昔日所無邇來籌襄公務之機要大半渾括於此故亦當附公牘之列余奉使海外四閱寒暑旣甄錄疏稿都爲一集復裒咨函劄批之稍關國計民生者暨洋文照會與電報釐存八卷時自覽觀以備考鏡焉自我中國通使東西洋諸大邦所以諮政俗聯邦交保權利者頗獲無形之益然使職難稱之故蓋由中國風氣初開昔日達官不曉外務動爲西人所

欺西人狃於積習輒以不敢施之西洋諸國者施之中
國爲使臣者遂不能不與之爭爭之稍緩彼必漠視而
不理其病中於畏事爭之過亢彼必借端以相尤其迹
疑於生事邇來當事願生事者較少而習畏事者較多
故失之剛者常少而失之柔者常多余生性戇拙凡遇
交涉大事輒喜齟齬爭辯爭之之具必以洋文照會爲
嚆矢有時用力過銳彼或怒而停議然未嘗不徐自轉
圜未嘗不稍就我範圍蓋我雖執彼所不願聞之言而
其理正其事覈其氣平出以忠信之懷將以誠懇之意
知彼不能難我也然後斷然用之以難彼而勿疑其端

倪可見於文牘者亦僅十之四五而已久之彼且積感而釋疑轉嫌而爲敬欺者不敢復欺爭者可漸息爭矣顧欲與爭辯則平日之聯絡布置尤不可不慎譬之關弓者必和其幹調其絲引矢一發毅力雖勁不至弧折弦絕者審固於先事也洋文照會皆余授意譯者所擬然後再譯爲華文中西文法截然不同頗有詰屈聱牙之嫌余恐汨其真也未敢驟加刪潤後之覽者亦會其意焉可耳光緒十九年冬十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英倫使館

日本國志序

甲午

東方諸國足以自立足以有爲者惟中國與日本而已。日本創國周秦之間通使於漢修貢於魏而賓服於唐最久亦最親。當唐盛時日本雖自帝其國然事大之禮益虔。喁喁嚮風常選子弟入學觀摩取法用能霑濡中國前聖人之化。人才文物蓋彬彬焉。與高麗新羅百濟諸國殊矣。唐季衰亂日本聘使始絕。內變旣作馴至判爲南北裂爲羣侯。豪俊糜沸雲擾其迭起而執魁柄者則有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七八百年之間國主高拱於上強臣擅命於下凡所謂

庸盦海外文編

卷四

八

國政民風邦制朝章往往與時變遷紛紜糅雜莫可究詰中國自元祖誤用降將黷武喪師有明中葉內政不修奸民冒倭人旗幟羣起爲寇遂使日本益藐視中國顓顓獨居東海中芒不知華夏廣遠一二梟桀者流輒欲馮陵我藩服齟齬我疆圉憫然自大甚驚無道中國拒之亦務如坊制水如垣禦風勿使稍有侵漏由是兩國雖同在一洲情誼乖違音問隔絕近世作者如松龕徐氏默深魏氏於西洋絕遠之國尙能志其崖略獨於日本攷證闕如或稍述之而愴怳疏闊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猶似古之所謂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咸

豐同治以來日本迫於外患廓然更張廢羣侯尊一主
斥霸府聯邦交百務並修氣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遺餘
力雖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爲天下譏笑然富強之機
轉移頗捷循是不輟當具可與西國爭衡之勢其創制
立法亦頗炳焉可觀且與中國締交遣使睦誼漸敦舊
嫌盡釋矣自今以後或因同壤而世爲仇讎有吳越相
傾之勢或因同盟而互爲唇齒有吳蜀相援之形時變
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未敢懸揣然使稽其制而闕
焉弗詳覘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時務閱覽劬學之
士所深恥也嘉應黃遵憲公度以著作才累佐東西洋

使職光緒初年爲出使日本參贊始創日本國志一書未卒業適他調旋謝事閉門賡續成之採書至二百餘種費日力至八九年爲類十二爲卷四十都五十餘萬言歲甲午余蒞英法使事將東歸公度郵致其藁巴黎屬爲之序且曰方今研使力而又諳外國情勢者無逾先生願得一言以自壯余瀏覽一周喟曰此奇作也數百年來尠有爲之者自古史才難而作志尤難蓋貫穿始末鑑別去取非可率爾爲也而況中東睽隔已久纂輯於通使方始之際乎公度可謂閱覽劬學之士矣速竣剞劂以餉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編驗日本

之興衰以下公度之言之當否可也

處士曹君家傳

甲午

君諱鏐字龍溪世居金匱之盛巷其先有諱洙者唐陸忠宣公裔孫也育於曹遂後曹氏自洙之子杲迄君之本生父鏐比四世皆以醫名尤善兒科杲與鏐邑乘皆有傳君幼攻儒書兼涉醫理潛心探索學乃大進性閒曠靜穆不善治生於人世間尊慕之事一不以措意夷然而已鄉居授徒人無知者君亦不求人知也晚乃以醫術濟人求治者無弗效愛埃山之谿壑清瑩遂卜居焉歲時家祭必率諸子肄行古禮理董其外誤君子是以知君之德足以澤於鄉刑於家也君以道光二十二

年七月庚午卒。壽六十三。卒後五十餘年。其孫樵乃求余爲之傳。

薛福成曰。君前配陳孺人。乃余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女弟。君之長子晉桃。娶顧孺人。又余母顧太夫人之女兒也。余兄弟幼時多病。求醫於曹。製方輒瘳。曩昔兩家戚誼甚密。兵燹以後。稍疏闊矣。又聞咸豐季年。粵寇踞縣城。曹氏戚族。避奔候山者數十家。君之季子茂椿。方以醫理自贍。劬躬損財。周其衣食。必誠必腆。人賴以濟。今其子樵。蜚聲庠序。發聞成業。或當未艾。善人有後。諒哉。

敘疆臣建樹之基 己丑

國家承平餘二百年凡有大寇患興大兵役必

特簡經略大臣及參贊大臣馳往督辦繼乃有佩

欽差大臣關防及號爲會辦幫辦者皆王公親要之臣

勲績久著呼應素靈吏部助之用人戶部爲撥巨餉萃

天下全力以經營之總督巡撫不過承號令備策應而

已其去一督撫猶拉枯朽也故督撫皆奉命維謹罔敢

違異道光季年海疆事起經略大臣才望稍不如前權

力亦稍減焉已與各行省大吏有互爲勝負之勢咸豐

之世粵寇勢張首相賽尙阿與總督徐廣縉相繼奉

命督師剿賊皆無遠略以償厥事自時厥後或用尚書侍郎及將軍提督爲

欽差大臣或用各行省督撫兼任兵事而能有成功者則在督撫爲多曾文正公以侍郎剿賊不能大行其志及總督兩江而大功告成以其有土地人民之柄無所需於人也。是故督撫建樹之基在得一行省爲之用而其績效所就之大小尤視所憑之地以爲準焉。大抵多事之秋莫急於籌餉餉源以地丁漕政鹽政關稅釐金爲大宗地丁有正額耗羨租糧三款而租糧之中有旗租地租屯租等名目各行省事例不同漕政有漕糧漕

折漕項三款。漕項者。按糧額徵銀。以備運糧經費者也。漕折者。由徵糧之原額。改爲折色者也。鹽政有課羨釐三款。關稅有洋稅常稅兩款。釐金有百貨洋藥兩款。洋藥釐稅未併徵以前。所收釐金。蓋僅抵貨釐之十一云。夫承平時。籌餉之權。固在戶部。疆事糜爛。關稅而外。戶部提撥之機。不常至。至亦堅不應。蓋事機急迫。安危繫之。斯時欲待戶部濟餉。勢所不能。而疆臣竭蹶經營於艱難之中。則部臣亦不能以承平時文法掣之。故疆臣之負才略者。轉得從容發舒。以成夷艱濟變之功焉。江蘇一省。丁漕鹽稅釐五者。俱贏歲入白金一千萬兩。以

外曾文正公用之以削平大難旋乾轉坤今伯相合肥李公亦用之以招練淮軍四出征剿曾公所用在江揚淮徐通海者爲多以鹽務爲最饒而地丁釐金輔之李公所用蘇松常鎮太者爲多以洋稅釐金爲最沃而地丁漕政輔之浙江一省亦五者兼備歲入可得江蘇之半左文襄公用之以驅殄悍賊肅清西陲蓋左公後雖去浙而西征所藉惟浙餉尤豐也湖北一省平時本仰他省協餉自胡文忠公改漕章通蜀鹽整榷務是時漢口洋關雖尙未設而丁漕鹽釐四項歲入已四百餘萬金文忠用之以養兵六萬分援鄰省規畫江淮有匡

維全局之勦。江西一省以地丁漕折釐金爲大宗。而潯關之稅稍輔之。歲入與湖北相上下。曾文正公始用之以措持危局。進兵江南。沈文肅公葆楨繼用之以徵軍調將。克殲殘孽。惟地非天下之中。故大勢稍不如湖北焉。四川一省地博物阜。賦額素輕。今於地丁之外加津貼津貼之外加捐輸。雖三倍舊額。尙僅得江南田賦之半。再以鹽課稅釐三項輔之。歲入不亞湖北。江西駱文忠公用之以芟夷劇寇。兼顧滇黔陝甘諸省。丁文誠公寶楨復用之以協濟鄰餉。籌奠邊疆。蓋自文誠改鹽法。歲入又加百萬餘金矣。湖南一省合地丁漕折釐金三

項歲入約二百五六十萬金。駱文忠公用之以練兵。選將克復鄰疆。舊時湖南本仰協餉。列在中省。乃其聲績遠聞。猶出上省之右。則人皆習戰。賢才奮興之效也。福建一省。地丁鹽課釐金茶稅等項。約逾三百四十萬金。加以閩關洋稅三百餘萬金。歲入尙在浙江之上。然關稅由戶部提撥。非大吏所能主持。地又濱海。養兵較多。終歲所徵。以供地方留支之費。及水陸經制兵餉。尙覺孑孑不遑。故以左文襄公之雄略。未聞有以大用之。惟船政經費。指撥關稅。由文襄始。亦富強要圖也。廣東一省。綜地丁鹽課稅釐四項。歲入幾與浙江相埒。近又有

沙田煙膏闖姓等捐章皆成巨款則所以籌餉之途更寬曩昔大吏無卓絕之才識往往襲蹈故常或欲措施而權不屬未能奮樹規模近者南皮張尙書之洞頗用之以整理海防而未竟厥緒然固大有爲之地也此外如直隸陝西安徽廣西四省其力皆足以自顧如有非常措注則必賴他省之轉輸直隸地丁旗租鹽課稅釐歲入約三百五六十萬金以外以在畿內支用稍繁陝西安徽廣西歲入約自一百六七十萬至一百二三十萬金不等廣西向無承撥京餉十五六年前藩庫頗積存數十萬金今則稍稍竭矣又如山東河南山西三省

財賦以地丁爲大宗而他項稍輔之歲入各逾三百萬
金山西以全力供京餉事亦稍簡山東自巡撫崇恩廢
弛吏治州縣皆侵虧錢糧歲入幾不及百萬今相國朝
邑閭公爲巡撫時始大加整頓丁文誠公復繼之漸復
舊額文誠遂用之以剿擒寇塞決河聲施爛焉河南久
未整頓然歷任巡撫亦以其餘力練成張曜宋慶兩軍
馳剿擒回諸寇有功又如甘肅雲南貴州三省向賴他
省之協助雲南歲入六十餘萬金甘肅歲入三十餘萬
金貴州歲入二十餘萬金皆斷斷不能自立左文襄公
歲徵東南之餉八百餘萬金用能戴西征之績岑襄勤

公毓英之平雲南回寇頗隨地借資民力亦兼仰他省協餉若必盡用本省經制之款則絀矣夫天下事運之以才力而成之以財力若財力不裕則才力雖宏無所用之余故略次各行省歲入大數以知用之者之所以成功俾後之有志者得所考鏡焉抑聞今者臺灣新設行省旣分閩關洋稅三分之一又得地丁鹽課釐金以附益之歲入可逾二百萬金劉中丞銘傳嘗用之以抗強敵近復購戰艦築礮臺造鐵路創開風氣爲天下先他日必與福建廣東並峙爲東南海疆屏障苟經理得宜非特形勢之勝卽物力之饒亦足以自奮也而豈必

以地之褊小爲疑哉

敘督撫同城之損 庚寅

國朝例設總督八闕巡撫十五闕近又添設新疆巡撫一闕而移福建巡撫於臺灣當未移以前凡督撫同城者四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同駐福州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同駐武昌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同駐廣州雲貴總督與雲南巡撫同駐雲南厥初總督不常設值其時其地用兵者設之軍事旣平遂不復罷亦俾與巡撫互相稽察所以示維制防恣橫也然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齊權不壹其勢不得不出於爭若督撫二人皆不肖則互相容隱以便私圖仍難收牽制之益如

乾隆間伍拉納浦霖之事可睹矣。若一賢一不肖，則以小人基君子，力常有餘，以君子抗小人，勢常不足。卽久而是非自明，賞罰不爽，而國計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間噶禮張伯行之事可睹矣。又有君子與小人其事不免稍事瞻徇者，如乾隆間孫嘉淦許容之事可睹矣。若督撫皆賢，則本無所用其牽制，然或意見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能相安者，雖賢者不免。曾文正公與沈文肅公葆楨本不同城，且有推薦之誼，尙難始終浹洽，其他可知矣。郭侍郎嵩燾於去廣東巡撫任時，疏陳督撫同城之弊，謂宜酌量變通，言甚切至。茲余姑就見聞所

逮者述之。吳文節公文鎔總督湖廣時。粵賊勢方張。爲巡撫崇綸所齟齬。迫令督師出省而隱掣其肘。軍械糧餉皆缺。文節由此死綏。武昌旋陷。厥後惟胡文忠公與總督文恭公官文相處最善。爲天下所稱誦。文忠旣沒。文恭劾巡撫嚴樹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國荃爲巡撫。又劾去文恭。曾公亦不安其位以去。迨伯相合肥李公總督湖廣。爲巡撫者。本其屬吏。諸事拱手受成。李尙書瀚章繼之。一循舊轍。又在位日久。自此巡撫幾以閒散自居。而督撫無齟齬。政權無紛撓矣。郭侍郎之巡撫廣東也。適故相瑞麟以將軍遷總督。頗驢貨賣官。治軍尤畏。

慈侍郎心弗善也。上疏微糾其失。以無奧援罷去。蔣果敏公益禮爲巡撫。英銳喜任事。瑞麟心憚之。嚴劾。蔣公去職。因愈專橫。無顧忌。其後英翰爲總督。以允闡姓繳捐事。爲巡撫張兆棟所劾罷。近今張尙書之洞。總督兩廣。與厯任巡撫皆不相能。

朝廷至今兼攝巡撫。以專其任。則督撫同設之無益。亦可概見矣。咸豐同治間。徐之銘巡撫雲南。爲叛回所脅。制復倚回寇。以自固。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張尙書亮基爲總督。至引疾求退。以速出滇境爲幸。潘忠毅公鐸爲總督。方圖以回攻回。之銘洩其謀。忠毅遂

遇害光緒初年總督劉嶽昭與巡撫岑襄勤公毓英不相能輿論皆不直總督寢至罷黜潘鼎新巡撫雲南盛氣陵總督劉武慎公長佑頗蔑視之劉公鬱鬱上疏求去

朝廷罷鼎新慰留劉公此皆督撫不能相容之明證也福建督撫之外又有將軍及船政大臣政令歧出尤不能畫一自巡撫移臺灣復裁船政大臣而總督兼理船政及巡撫事未始無裨於政體余謂湖北廣東雲南三行省皆可廢巡撫而以總督兼理如福建之例不特此也各省之道府同城者皆可廢知府而以道員兼理其

事庶幾紛爭之釁可弭民生吏治受益多矣竊攷宋代
節度安撫等使皆兼知一府故雖使相亦稱大府此誠
意美法良非近制所及者也夫尊如督撫尚可兼知一
府然則以總督兼巡撫以道員兼知府事尙何不可之
有

附錄郭筠仙中丞督撫同城急宜酌量變通疏
奏爲國家設官如督撫同城一條急宜酌量變通
謹就微臣閱歷所及推論其源流而究明其得失恭
摺奏祈 聖鑒事竊查明永樂初潯桂柳三府蠻
亂遣給事中雷瑱巡撫廣西爲巡撫之名所自始景
泰三年潯梧徭亂廷議以兩廣宜協濟應援乃設總
督是總督巡撫二者皆肇端於兩粵終明之世以十
三布政使爲定員而總督巡撫或分或併或設或罷
大率與兵事相終始成化以後建置日繁如京東北
一路有薊遼總督保定總督宣大總督又有順天巡

撫永平巡撫保定巡撫遼東巡撫宣府巡撫大同巡
撫天津巡撫密雲巡撫開府相望然考其時督撫駐
紮地方從無同城者保定添設總督而保定巡撫別
駐真定宣大分設巡撫而宣大總督別駐陽和至兩
廣督撫沿革其初分設巡撫而後改設總督天順二
年遣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兩廣則又稍易其名成
化元年又以總督兼巡撫梧州移駐肇慶隆慶三年又添
督祇兼巡撫廣西梧州移駐肇慶隆慶三年又添
設廣西巡撫總督改兼巡撫廣東是兩廣總督巡撫
明時未嘗兼設國朝以來總督巡撫著爲定制中間
小有裁併而視明世紛更變易規模固遠勝矣其督
撫同駐會城者三日福建曰湖廣曰雲南本不同城
而後移駐會城遂成定例者一日兩廣推原立法之
始地方吏治歸各省巡撫經理聽節制於總督而總
督專主兵是以河南山東山西專設巡撫卽不復設
提督爲不欲使武臣主兵而巡撫又不得統轄提督
故爲巡撫兼銜直隸四川甘肅專設總督仍兼巡撫
銜大致以兵事歸總督以民事歸巡撫此國家定
制也而巡撫例歸總督節制督撫同城巡撫無敢自
專者於是一切大政悉聽總督主持又各開幕府行

文書不能如六部尚書侍郎同治一事也而參差机
惶之意常多道光之季兩廣蘊孽已深叛匪一起亂
民從之如歸蔓延徧及東南而皖豫之捻匪陝甘之
回匪乘之以逞爲亂者皆民也則各省撫臣之失職
多矣額設營兵多或六七萬人少亦萬餘人竟不得
一兵之用鎮將參游循資超擢任爲將帥者更無一
人所用以轉戰者皆勇也而兵爲虛設積久又益加
累歲糜錢糧千餘萬相與處之怡然則各省督臣之
失職尤甚矣而自軍興以來江忠源胡林翼羅澤南
李續賓及今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劉嶽昭等皆以
司道主兵或積功至督撫兵權日分總督僅守虛名
而例定分年查閱營伍考覈將弁均係總督專政出
巡之日爲多兩省情形亦資周覽軍興數年此典竟
廢同治元年兵部議奏御史陳廷經變通營制一摺
奉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陝西湖南廣西貴州
等省各鎮協武職陞遷調補暫由巡撫辦理干總以
下徑由巡撫咨報部所有校閱營伍考核將弁並
本省籌辦防剿卽專責成巡撫經理其總督兼轄省
分軍政者仍照舊章辦理等因欽此因查一省千餘
撫同城者仍照舊章辦理等因欽此因查一省千餘

里之地能考求其利病周知其情狀已難其入至於
兼轄省分原不過奉行文書周旋應付稍求整頓隔
閼必多所以議歸巡撫經理蓋亦窮而必變之勢也
而與總督分省之巡撫軍政既不得與聞民事又須受成總督
同城之巡撫軍政既不得與聞民事又須受成總督
一則虛立其銜一則兩操其柄是從前督撫同城名
存而實去者僅一巡撫自頃數年則督撫之名實兩
乖而巡撫乃尤爲失職臣請悉其得失利病爲我一
皇上一陳之傳曰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惟其一
也故能齊百姓之耳目而定屬吏之從違宋置監州
而兵以弱明置巡按而政以囂知道者惜之然於政
之所出猶有未分也督撫同城愛憎好惡之異情竟
嚴緩急之異用同爲君子而意見各持同爲小人而
講張倍出如舉一人也此譽之彼毀之則是非淆効
一人也此遠之彼近之則趨避易徒令司道以下茫
然莫知適從其君子遠迤進退以求兩無所忤其小
人居間以遂其私國家定制錢糧及升調員缺總
之藩司刑案總之臬司督撫專任其成本不易有設
施而又水火交攻戈矛互進是皇上設官以求
治也而督撫同城乃萬無可言治向使一縣置兩台

一郡置兩守百姓僂趨僂避僂迎僂合能一日安乎
一縣之千百姓之愚猶足爲害何況主持數十州縣
之地御千百之屬吏而使之兩相持以撓政黷民爲
害必鉅此理勢之固然者也臣自道光二十七年通
籍假歸過武昌日悉吏治之媮氣習之深心憂其將
亂其後五年而亂作前後督撫殉難三人伏誅二人
被劾四人賴胡林翼開立規模風氣爲之稍變雲南
之亂則既成矣前督臣張亮基每言及前撫臣徐之
銘牽掣情形輒至慨歎而各直省吏治人心之弊閭
粵爲尤甚細究其由來數十年瞻顧因循釀亂保姦
實以督撫同城之故以言其事既如彼以言其效又
如此歷來同城督撫互懷猜忌相爲敵讐獨於公事
一切雍容坐視求免於嫌怨承平日久循例守職亦
庶幾可以寡過處多事之時承積疲之俗而多所牽
掣苟安無事以謂之和衷朝廷獨焉賴之自古中
材多而賢人少皇上委任疆吏但使中材足以
自守其閒一二賢者弛張以時自可相維於不敝督
撫同城則賢者永不得有爲中材亦因以自廢此臣
所謂急宜變通者也近年雲南督撫皆浮寄境外一
無憑藉臣愚以爲雲貴總督一缺宜暫停罷責成巡

撫剿賊以一事權其閩浙兩廣總督則或援照明制
兼并一員福建情形臣不能知其詳廣東督撫兩
標及兩署書吏分別裁并營政吏治關稅鹽務四者
未嘗不可整飭權分則情多乖責專則事易集不獨
於地方補益甚鉅其在兩廣總督任內疏言兩廣地
矣臣伏見明臣韓雍在兩廣總督任內疏言兩廣地
大事殷請裁總督東西各設巡撫當時立見施行韓
雍請分其責於兩省今臣請重其事於專城義取因
時事亦同揆至於國朝督撫之沿革如河東總督
偏沅巡撫亦時有廢置卽咸豐九年裁撤南河總督
一缺斷自宸衷期使大臣無曠官虛設之員而
天下亦同受其利益臣撫粵兩年於地方利弊源流
知之頗悉懷此欲陳久矣以慮語言稍涉直切或疑
其有他意是以欲言復止今旦夕交卸以切身之閱
歷求及時之變通用敢推明得失利病之原上備
聖明採擇可否仰邀 皇上天恩飭軍機大臣
吏部兵部會議並抄發臣摺交各督撫公同核
議以求妥善之處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敘團練大臣

庚寅

白府兵變爲召募有國家者整軍經武不能不籌養兵之費亦時勢使然也

本朝綠營兵餉歲費二千萬金然因額數較多馬步守兵所得餉精不盡能給其事畜之資無事各謀生業屆期始赴操練是以川楚教匪之變綠營兵已不盡得力多有用川勇以成功者近世號鄉兵曰勇營以別於綠營經制之兵而川勇之名始著於時迨粵匪捻匪回匪之禍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而綠營兵之績更無聞焉左文襄公遂有減兵加餉之策然則餉不加裕尙罕

實用而況無餉乎。團練之說卽古保甲之法之遺意。防小盜則可禦強寇則不可。有得力之勁軍以剿強寇而以團練輔之爲堅壁清野計則可。專恃團練以剿強寇則不可。咸豐同治間羣寇蠭起設防愈多而力愈分。用兵愈眾而餉愈匱。自閣部大臣以逮言路頗建議勸民團練特派大臣督之無募兵之勞無籌餉之難其說非不美也。然天下事無實意者鮮成效務虛名者多後患。姑就余見聞所及論列之。當粵寇之始橫也長沙則有丁憂湖北巡撫羅繞典南昌則有前刑部尙書陳孚恩二公皆與本省巡撫會辦軍務同在圍城之中而又歷

時甚暫。故意見未至。相歧權力未至。相軋。安徽則有工部侍郎呂文節公賢基。當皖北糜爛之時。無兵無餉。赤手空拳。卒殉舒城之難。惟曾文正公始不過奉

命。幫辦國防。後乃改爲就地捐餉。募勇自練。數戰之後。聲威旣著。於是有本省之捐餉。有鄰省之協餉。餉源廣而募勇漸多。是文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外此如河南有內閣學士毛昶熙。亦號爲自成一軍。然實疲弱不耐戰。或俟賊自退。挾張將吏功績。創賊則未也。又如山東有禮部侍郎杜翻。才力尤短。信任戚友。隱撓官

吏之權以致弱者抗糧白豪強者揭竿而起庫藏虛耗
上下交困相國朝邑閻公巡撫山東時嘗太息言之又
如浙東有前漕運總督邵燦爲巡撫王有齡所劾罷繼
之者爲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尤與有齡不相能官紳忤
於上兵練闕於下紹興失陷杭州亦難固守有齡殉難
遺疏劾履謙加嚴譴而事已無及矣又如通州有前湖
南布政使王琮怙勢作威殺害避難紳商侵奪良民財
產富擁專城幸而賊氛未到一方先被其毒矣至如寇
勢最張之時江南則有侍郎龐鍾璐江北則有左副都
御史晏端書江西則有侯補京卿劉繹數公皆清德雅

望不願多事能使民間不知有團練大臣已爲一時罕
覩若其篤老癯廢雖充團練大臣之數口不言戰守事
宜一聞賊至倉皇奔徙之不暇遑卹其他若是者累累
也嗚呼自兵事起世之談經濟者措意於團練已數十
年曾文正公雖由此發軔然惟早變其實並變其名所
以能有成功否則前事可睹矣其賢者固束手無措僅
以一死報國或明知無可發舒潔身遠引而已其不賢
者則齟齬大吏蠹國殃民不啻爲賊先導求其能捍寇
保境者十無一二蓋在上者以不必籌餉爲便不知百
端流弊皆由此起苗沛霖以團練爲名遂據淮北以叛

咸豐季年山東河南安徽立寨自固者徧布諸郡縣遂有寨主名目凡爲寨主者皆武斷鄉曲賊害行旅官吏所不能問王法所不能施科爾沁忠親王藉百戰之威而剗平之何其難也同治七年捻寇衝突畿輔各營將士孤行失道及公車北上之士有爲諸寨所活埋者竟無從問其主名此皆團練之遺禍也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甯事

庚寅

兵部尙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蹇然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澈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旣驚歎其能爭爲揄揚由是聲望蹕起

眷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南河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羣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匙遠略

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卽酌量籌辦。不爲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

上授爲欽差大臣。並賞還頭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甯。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甯。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猝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庚寅祀纛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

之先是陸帥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遴壽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帥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旣到防檣舟江岸並不度地爲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眾見者皆曰笑之間賊將

至。膽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酉夜。恩長與賊遇。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移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從兵聞之。兇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帥以丙辰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眾進躡安慶。陸帥遶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

使張熙字督礮船泊山趾名爲防守。眾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巋然爲東南屏障，其峰斜對南岸，彭郎礮南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礮均及中流，彭郎礮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礮。若使豫爲措注，憑要害以格勅寇，長驅之勢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築臺製礮，非經營數年不爲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師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卽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爲不辦者咎也。陸帥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

賊直躡瀕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憑軾搖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邀入城同守不聽壬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甯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舳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剿不答請結營城外爲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卽日拜疏移守鎮江於

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

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防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

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眾潰勝光中礮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江甯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賊斂軍不動甲戌大隊

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麇集蠡萃。莫紀其數。明日眾賊傅於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礮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隤。賊驟登。第二雷又發。殪賊數百。官兵驩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門於水西門。噉嚙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

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縷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帥乘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

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諡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帥不能禦賊浮議籍籍謂陸帥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

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讎上
官。抵罪遣戍。賊旣陷江甯。踞爲僞都。益縱悍黨四出。大
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爲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
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逢
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
咸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猋忽震蕩。是時
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疆臣武臣。但倚疲窳。渙散傭丐。充
數之營兵。當彼黠悍力張之寇。譬若驅羣羊。昨餒虎。掇
稿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
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爲力。

卽使中興諸賢驟值此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
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
耳彼闔境營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
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
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啻
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扞蔽江
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夫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
指摘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藉

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
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眾

耳目上希

寵眷邀取軍符以爲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償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爲生力軍。以備迎剿。最爲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蹤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東西梁山相機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扼之方。策應之機。惶然不知爲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

避窮日夜力狂奔以爲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旣返會城。自慚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旣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爲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爲愈矣。陸帥不善自爲計。及旣遁逃。失勢威望埽地。官民交譏。殆無一事可爲。而其始則尤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閎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僂辱者幾希。

往讀左氏春秋傳。暨司馬公資治通鑑。皆善惡並書。

功罪互見。所以示後人法戒也。近世國史立傳。及私家誌銘之屬。意主揄揚其賢者。而擯絕其不肖者。由是關繫絕大之事。後人但有所取法。無所取戒。余謂戒先於法。雖有志之士。抗希曩哲。力補時艱。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也。卽如沔陽陸帥之失陷江甯。昆明何帥之失陷蘇常。皆關繫時局之大者。措注一誤。萬事瓦裂。貽悔無窮。後之任大事者。皆當取以爲戒。然無甄敘其大凡者。再數十年。則湮沒無傳矣。初抵英倫。使務稍閒。輒追憶舊聞。旁稽雜記。纂厥要最。以備遺忘而資考鏡焉。白識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庚寅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微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八遷而至侍郎督學江蘇值粵寇倣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僨事者持論多侃侃

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忤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帥奏陳顛末語稍亢激

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闕兩江總督

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爲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

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

上韙其言授兩江總督彭相故與何帥同年進士何帥頗謹事之彭相亦傾心推轂以謂夷贍濟變英傑者儔也何帥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察吏之柄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輟不能事事移疾去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洑洲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帥渥承

眷倚慷慨談兵。訐謖輻湊。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旣克九江。洲進克上關。下關遂與。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忠壯公和春濬濠築壘。爲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慄悍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樑又矍眊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

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矚大營虛弱，還軍急擊，躡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賊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

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俛闕城垣。壬戌，賊陷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軍至杭州，與瑞昌內外夾擊，賊黨寥寥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

何帥奏稱王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

上擢有齡巡撫浙江。己卯，和帥遣總兵熊天喜曾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賊訶知大營留兵愈單，由浙境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麋至大會於東壩。乙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陷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甯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未嘗闕乏，故能撐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

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後閱
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
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尙不敷用。及驟
聞減餉事。則怛怛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爲和帥所倚。
把持軍政。藉勢侵剋。眾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吾
輩堅勿出戰。任大帥與翼長自爲之。賊欲圖大營。詭若
將嚮蘇常者。以糜官軍。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進躡武
進之夏溪。墮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
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帥奏令會辦軍務。庚寅。有
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

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帥
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希
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
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遽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
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
軍至常州中途疊接和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
連馳羽書令箭調之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留
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往援亦不許己亥羅希賢一軍
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到郡兵勇
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莅官浙江何帥如失左右手有齡

由駟日發一書爲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且
曰艱難之秋萬目睽睽瞻大帥爲進退一搖足則眾心
瓦解事不可爲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癥結而鍼砭之也
是時常州無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
宜興鎮江丹陽金壇爲路五其需兵若干統歸張玉良
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何帥意在擁眾自衛蓋
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羣賊悉詣金陵城外進
瞰大營大半多空壘羣賊環攻橫突死咋不退副帥張
公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眾餉又不繼外無援
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

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譟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帥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張公部眾尙未動聞大帥已退張公頓足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旦憤激欲自殺部將苦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賊不敢逼何帥恐和張効已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帥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垓張公招集潰眾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萬二千人守鎮江

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帥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樑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圖溧陽。實皆空言也。何帥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賊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路。馬德昭迎剿於奔牛。賊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堍。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賊十萬至丹陽。憚張公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爲營。以造城下。張公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志。人馬辟易。旣潰。復集之軍。因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賊按兵未動。張公揮親軍奮馳鏖之。潰。

卒塞塗蔽隔不得前賊濶入潰卒中狙擊張公創甚猶手刃數賊躍馬入尹公橋下死之明日和許二帥以十二騎奔常州何帥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希何帥意挈諸司道薛煥王朝綸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何帥得稟牘大喜卽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卽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卽夕執香赴轅門跪請留常文經諭之不散執鞭之士出扶之猶不退何帥怒遽令開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帥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兩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吾輩死

地白示不走。無非便其獨走之私。毋甯留之。俾與吾輩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帥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已也。手洋槍擬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檣舟運河之麋。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查文經以護運餉銀爲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諸穆歡布兀坐危城中。諸軍聞總督已走。宵燭悉奔蘇杭。縱火劫殺爲賊前導。惟張玉良尙在城外爲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繼之。賊隊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輅。

賊接戰賊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賊王良率
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旣無可居皆
入城助守糧臺尙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油雜貨稱
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爲城主苦守數
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眾
以何帥禁遷徙故也何帥至蘇州巡撫徐莊愍公有王
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帥棄城喪
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

旨革職拏解來京審訊何帥次於泚墅關和帥亦由常
州奔至自殺何帥走常熟紳民遞稟牘謂常熟小邑不

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帥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驢儀二百兩。約毋逗遛。檣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甲戌。張玉良禦賊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賊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眾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何帥徵集常州。稍有留存者。王有齡又挾以赴浙。徐公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爲內應。丁丑。蘇州陷。徐公死之。遺疏劾何帥蹙國殄民。玉良奔杭州。何帥奏稱和春流浙。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

旨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歎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何帥簡任兩江也。軍機大臣長洲彭相力薦之。金陵大營旣陷。

上慮蘇常必危。彭相輒奏云。何桂清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樑張玉良驍健絕倫之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寇奚能爲。不數日。警報狎至。則蘇常相繼陷矣。

上訝彭相言不讎。且無知人鑒。解彭相軍機大臣。尋自陳衰病。請致仕。許之。賊旣據蘇常。分黨長驅。數月間。連陷大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湖屬縣。惟鎮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賊矣。夫粵賊長

技在批亢抵巇。多方誤我。善應之者。當厚集兵力。攻所必救。稍遣偏師能戰者。與彼別隊相角逐。稍久則彼情見勢絀。狡謀自敗矣。且兵家之忌。莫患乎爲人所致。彼聲東則我分兵以東趨。彼擊西則我悉師而西驚。銳氣耗竭。根本空虛。倉卒之間。爲寇所乘。向和二帥圍攻金陵。皆坐此以致潰退。然當和張二帥徵兵之時。使何帥不撓其權。亟令張玉良。馬德昭等能戰之師。倍道兼行。併力掎角。相機運奇。遙張聲援。廣庀餉械。源源接濟。則勅寇可卻。大營可全。蘇常亦可保也。乃無事則籌略紛紜。臨變已張皇失措。一聞賊至。心隕膽破。明知大營萬

分危急。稽留勁軍。置之無用之地。是誠何心。卒至老營。勢孤援絕。賢將精卒。併命同殉。悍夫驕兵。乘機鼓譟。大軍旣覆。常州遂危。輒復率先倡逃。不能爲一日之守。曩者被留之勁旅。轉瞬悉化爲潰卒。羣賊踵而驅之。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遂令東南都會。財賦奧區。爲豺虎窟宅者五年。荼毒生靈。全局震岷。誰之咎也。君子於是平情衡量。謂何帥之罪。浮於陸帥多矣。至若陷紳民以規自脫。殪父老以拒攀留。斯又陸帥所不屑爲者。釁盈罪積。中外共棄。無地措身。爲天下僂。雖曲護何帥者。欲爲解免。夫孰得而解諸。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庚寅

英吉利法蘭西以咸豐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廣州。執總督葉名琛。久踞不退。注謀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城爲質。必可如其所請。講解以罷也。於是總督兩廣兼通商大臣者。爲侯官黃宗漢。宗漢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厲色。操下如束溼薪。退駐惠州。旣不激勵兵練。籌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事。習見通商以來。主和者例干清議。挑釁者亦膺嚴譴。舉凡馭遠綏邊暨戰守方略。惟以閉口不言塞耳不聞爲能。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咸豐八

年夏四月驟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素不練多懼怯一見敵船驚潰洋兵踞我南北岸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遣戍監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輪船七暨舢板船駛入內河直薄天津額爾金等照會內閣此來非用兵蓋欲修好請面見

天子訴其事

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能耆英歸賜死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往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強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

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納馳赴上海會同桂清先
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亦欲姑退之以紓近患修
戎備也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軍海
口修築大沽北塘營壘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檄州縣
伐大木輸之海壖植叢椿水底以禦輪船又奏請調吉
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
千騎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親王載垣馳赴天津察勘
海防事宜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爾金
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
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

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王故
羸師以張之癸巳洋輪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摧
斷鐵練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皆樹紅旗催戰直隸
總督恆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馳
還請移駐北塘口外靜待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
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標使者不受照會開礮擊我礮臺
分遣步隊蟻傳登岸王揮鞭上馬督軍鏖戰戒礮臺同
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洋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
隊官傷股而薨殞焉洋輪入內河者皆已中礮不能駕
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於往歲海口

之無備。且窺見臺中礮力輕弱。未知我增置大礮也。貿然輕進。迫我礮擊。壞數船。洋兵相顧愕眙。心手瞀亂。縱礮驚擊。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進難退。倉卒不能出口。而我臺礮擊敵船。蔑不中者。是以獲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駐大沽以南。分嚮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大孤山。遊泊測繪。皆海口形勝也。或在此購煤汲淡水。轉若爲濟寇後路焉。疆吏營將聞之。惶然咸謂荒島無足扞者。會英船糧且盡。始悉南駛。當英兵開戰時。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詣京師。呈遞國書。款以優禮。換約而返。華洋巨商知英人恥其敗挫。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也。自議集

捐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沮其再舉於是英使法使
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約即可罷兵
桂清據以入告得

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
將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
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
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仍
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儻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
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當是時

廟謨以獲勝之後欲改前約冀英法二國或就範圍也

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顧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礮臺。康熙道光年間。皆修葺之。迨王督辦海防。營度於大沽北塘之間。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餘萬金。僅成南北三礮臺。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王心韙其說。旋奉

旨撤北塘之備。退據大沽營城。移其巨礮。置大沽南北岸礮臺。營城距北塘陸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失計已甚。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翔密疏爭於

朝不聽翰林院編修郭嵩燾在莫府亦力爭之王狃於大沽之捷謂彼以船來不能多攜馬隊俟其登岸我以勁騎蹙之可以必勝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懼哉嵩燾以議論不合遂辭去十年夏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其百艘入寇復至大沽口訶我設備嚴懲前敗不敢闖入徐闕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嚮北塘先縱小火輪船至海岸以鐵練繫巨樁鼓輪拽之須臾樁則自拔一樁去復拔一樁不二三日而數百樁盡拔矣六月丁丑英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先據礮臺官軍猶以其來換約不之禦也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使臣入

都換約不應。王整軍以出。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不滿
五千。合京旗步隊幾及萬人。英軍馬步可一萬。法軍八
千。壬午。洋船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適值潮縮。
船不能動。懼爲我軍所襲也。高懸白旗。示欲議和。狀我
軍信之。不敢縱擊。比潮長。洋兵出不意。薄我師。我師被
挫。洋兵由北而南。將逼大沽。抵新河。我軍禦之。洋兵先
以七百人出戰。王矚其寡也。麾勁騎馳之。洋兵退。乘勢
蹴之。洋兵各執一槍。精利無前。數十步外。卽不能近。俄
而七百人爲一字陣。每人相去數十步。陣長數里。輅我
馬隊三千。漸圍漸迫。我軍不能退。突圍欲出。洋兵發槍。

無不中。我軍如牆之隕，紛紛由馬上顛隕。近世火器日精，臨陣者以俯伏猱進爲避擊之術。騎兵人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爲眾槍之的。然後知槍礮旣興，騎兵難以必勝，或反足爲累也。戊子，王師敗績於新河，收合馬隊出者七人而已。精銳耗竭，勢遂不支，退保唐兒沽。英法軍張甚，出全隊攻軍糧城。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戶，新河復居大沽之背。是時洋輪由北塘分嚮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躡我後。大沽礮臺益危，礮穴外向，不能反擊。王所經理三載之工程，與數百萬之帑金，悉

置無用之地。王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軍復退。洋兵進踞唐兒沽。辛卯。奉

硃諭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憂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稍有挫失。須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頭截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拌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礮臺。須擇大員代爲防守。汝身爲統帥。固難擅自離營。今有特旨。非汝畏蒞。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負朕心。握管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懍遵。壬辰。

特派侍郎文俊。武備院卿恆祺。馳往北塘海口。伴送英

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秋七月癸巳朔。

上命大學士瑞麟尙書伊勒東阿統京旗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一開花彈轰入火藥庫。訇然震發雷碎電颺土崩石飛礮臺失陷提督樂善死之。惟南礮臺尙存。王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立難持久。適奉

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護。庚子以疏防故奪王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洋兵進至天津會和議屢講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

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瑞麟軍聞風兇懼。宵潰。王軍朝陽門外已已。

天子以秋獮巡幸熱河。洋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王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按軍郭外。欲邀恭親王主和議。恭親王用恆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浹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當是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剿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

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乃不果行英法軍以海口封凍爲虞皆於初冬退去議者始悟咸豐七年廣州被陷之後未始不可善爲講解內外大臣無一諳洋情者遂於剛柔緩急取與操縱之訣未能適中機宜又或專爲身謀玩視大局瞽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變紛紜者數年局勢乃彌棘矣不然則乘大沽挫敵之後隱示轉圜儻得能者善爲迎距則八年原許之款或可擇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約其愈於十年所定之款猶多且敵情叵測大沽北塘與各海口皆當嚴備夫瀕海設防猶在海駕舟也舟之大數十丈鑿方

寸之孔縱水漏入則全舟沈矣寇一入口內地震驚防不勝防彼且反客爲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師而能戰之兵實不滿萬亦覺軍勢過單況騎隊不敵槍隊更出人意計外乎自古戰守和互相爲用兩國修好軍衛不撤設防之無害於和亦明矣是故戰愈奮守愈固則和愈速不戰不守和亦難久要挾孔多和固受蹙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爲議和地時論頗歸咎於載垣端華肅順之誤大計彼時三人贊襄密勿其責自無可辭蓋戰和兩歧斷非萬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却敵勿令深入則彼已頻年動眾師勞餉匱勢當自沮然後遣明練沈

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馳赴上海揆時度勢與之定議豈
不愈於天津立約哉豈不更愈於京師立約哉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庚寅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也。巡撫徐莊愍公有王嚴劾之。上命褫職逮問。乃由常熟奔上海。屢以激團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爲名。遷延兩年。竟不就逮。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皆桂清舊時屬吏。夙所薦達者也。頗力庇桂清。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以贖前罪。

詔不許。薛煥奏稱嘉興軍營將士。請桂清馳往督剿。俟克復蘇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許。言路論劾不已。給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寶第兩疏。尤懇摯明切。海內交口傳誦。同治元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獄。是時蘇常紳民憾桂清。

尤甚。總辦秋審處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實司定讞。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監候秋後處決律。謂桂清擊殺執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決。爰書既定。

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諭旨復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愼。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於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人。大學士銜禮部尙書祁文端公竊藻爲之首。疏引

仁宗睿皇帝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爲辭。不知此特就承平時尋常罪名言之。若身爲大帥。失陷封

疆千餘里則不當援此爲例也。又有工部尙書萬青藜、通政使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倪杰、給事中唐王森、御史高延祐、陳廷經、許其光、李培祐等，或一人自爲一疏，或數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則余忘之矣。王拯林壽圖之疏最悞橫無理。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駁。御史卞寶第疏糾之，大旨謂道光年間提督余步雲咸豐年間巡撫青麐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時祁寯藻爲軍機大臣，不聞有言，何獨於何桂清護惜若此？聞者頗以爲快。當是時天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桂清死有餘辜，卽十七人在廷會議，初無異言。自

朝廷下愼刑之諭輒思乘閒翻案然都中輿論皆謂與桂清頗有深交者也不則爲人本在下中無是非之鑒者也不則自謂與桂清同隸邊籍篤守方隅之見者也獨祁公與王拯石贊清以文章操守雅負時望乃亦蔽於阿黨之私力戰公論則君子不能無病焉適會李文清公棠階以耆舊起用爲太常卿密疏言刑賞大政不可爲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氣於是

上意始決李公亦遂遷侍郎入政府丰采隱然爲中外所歸仰矣桂清對簿自辯所以退至蘇州者從江蘇司

道之請欲保餉源重地也因引薛煥等四人稟牘爲左證

廷旨下曾文正公查覈文正疏言蘇常失陷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宜以僚屬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而貴州廩貢生黎庶昌伏

闕上書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余光倬爲桂清黨所嫉旋撫他案劾之撤銷記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廢不復用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庚寅

同治五年冬。捻賊僞魯王任柱。僞遵王賴汶光。僞荆王牛洪。僞衛王李允等。糾合馬步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眾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躡蜀疆。一枝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眾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慄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輅之。官軍畏避其鋒。輒馮村堡自固。罔敢與還。還之匙不挫者。賊勢張

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鋸臼口尹隆河以
闕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
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臺灣巡撫前直隸提督
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
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擒當是時陝
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訐鮑公疊奉
廷諭及大帥置吏急檄趣令西師以援關中然因楚軍
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霆軍遂爲所絆不得西賊將北趨
遇霆軍折而南遁復踞臼口六年春正月霆軍銘軍會
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垓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臼口

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鮑劉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勦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爲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已上。尤邑邑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勦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

渡河鑿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汝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羣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眾剗燬楊家降拖船埠升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

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旣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彊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以言。自以訾謗霆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爲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大帥。合肥李公。大旨謂霆軍旣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瞞瑕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李公據以入。

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咸同閒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爲然李公之右銘軍左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頗慮鮑公不秉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並據實咨報李公李公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旣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面折之左公方將入關勦回寇屢請

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

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爲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爲疑。乃僅擬

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卽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繫任柱。賴汶光。李允之妻。追至棗陽唐縣界。鮑公自念破疆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

褒獎爲榮。塗次忽奉

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湖北巡撫威毅伯曾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所剿者任柱。霆軍所剿者賴汶光。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曰。解兵符還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並派員攜遼東人侵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稱。鮑公功高。請加獎護。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

溫旨稠疊。頒賞人侵。并令俟疾愈後。留剿東捻。暫緩入

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公乃爲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
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爲霆峻軍隨同淮軍剿賊曾
公稔知鮑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
不起鮑公旣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儻竟檄令西征則
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
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公語幕賓曰嘯庵
在樞府未聞有蹇然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斷斷露
鋒穎彼於將之賢否事之曲直不能體察以至顛倒黑
白得非將死而耄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於辭
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旣養疴家居十年不出

曾文正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剿
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
一軍之力爲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穀
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
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
然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
戰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
霆軍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歎劉公始終不肯
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爲已甚也

書俄皇告洪大臣之言

辛卯

光緒十七年春正月出使俄德荷奧四國兵部侍郎洪大臣鈞任滿將歸詣俄皇宮辭別俄皇免冠握手爲禮畢深語密談不知晷之移也其言曰外人謂予欲與中國爲難又有齟齬朝鮮意此等議論如風不可執影不可捕雖明者能燭其隱而慤者易飫其欺或有西邊大國造爲此說以聳聽聞若過信之洵足損邦交誤國是中俄和好餘二百年交誼在諸國之先予固不肯一旦廢棄且俄國前得波蘭之地及割瑞典芬蘭之地並所定圖爾齊斯坦諸部壤博人眾未能心服常思乘俄有

事逐風塵而得逞彼時西方諸強國且睨隙而議其後俄地懸隔過遠氣脈不貫呼應不靈能無顧慮予是以日夜兢兢不欲生事境外必先綏輯新得之地俾其人志趣與俄爲一此非用數十年心力不爲功至東境棚築鐵路蓋爲輪寫琿春海參崴商貨之故且苟無鐵路則琿春海參崴終覺孤懸勢難兼顧況以天下大勢言之俄境雖甚縣長自西趨東處處皆側面也中國由南嚮北處處皆正面也我雖建造鐵路亦必聯絡中國始能縝密無間議者每云英人助土耳其扼守君士但丁海峽俾俄之水師不得出地中海故俄常欲營一屯泊

水師之海口。而思有事於朝鮮。斯又不然。近數年來。我
已於黑海之濱。得停泊兵輪之善澳。北邊又得煤礦。苗
旺質良。又於庫頁嶺得海口兩處。皆風靜水暖。可泊輪
船。亦有煤礦。且俄與丹馬婚姻之國。俄若欲濟水師。丹
馬海峽亦可假道。奚必注意朝鮮哉。貴大臣歸中國。可
勸政府務崇睦誼。切勿爲讒言所惑。傳聞俄皇之說如
此。數千里外。輾轉演述。或恐稍汨其真。然其大旨無歧
也。竊謂俄皇所論。未必非由衷之言。顧自古交鄰之道。
往往約爲兄弟。齊以盟誓。不數年而時移勢改。有難副
其初志者矣。今必謂俄皇之言不可信。固非事實。然所

繫於時局者至重。聞此說者。能無槩然於心。總之修內政。鼓人才。飭邊防。整海軍。審洋情。聯與國。數者缺一不可。孫子曰。毋恃人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此數者。無論諸國有事與否。皆我一日不可緩之事。竊玩俄皇之語。似發於至誠。則我亦當以至誠之意待之。夫使俄皇之愛中國。而出於至誠也。試以六事質之。亦必謂當務之急也。

書工商核給憑單之例 癸巳

西洋製造之精。以汽學重學。化學電學爲本原。人人用力格致。實事求是。斯其體也。國家定例。凡創一器者。得報官核給憑單。專享其利。斯其用也。夫開物成務之功。如火輪舟車。暨傳電鍊鋼諸大端。非一時一人智力所驟致。必有集眾能。研絕學。窮年累世。始獲變通盡利者。其用費則雖斥私財。貸巨債而不惜也。其用力則雖積祖孫父子之創述而不倦也。國家旣給憑單之後。凡購物之費。大較鑪製器價者什八。鑪創法價者什二。故或有以饗人崛起。或家財素裕。因攻新藝而致貧困。俄復

富擬王侯者其君若相必從而賓異之旌以顯爵如是則雖積數世之耗財竭智有所不憚矣中國則不然此興一藝而彼效之此營一業而彼奪之往往有締造者大受折閱摹襲者轉獲便利者矣而一二千年以來亦竟無一人研精闡微爲斯民闢妙用爲天下擴美利者此無他政權不足以鼓舞之也一鏡於彼之所以得則知此之所以失矣西俗又有創一良法鬻與他人者則必先報其法於官官爲核定其價賣者獲價後概不許省買者鳩貲經營專享其息余於初抵倫敦時見一美國之士潭思得然燈妙法因本國售價不高特赴英工

部獻其術。工部爲之核價。英金三萬五千鎊。未及五旬。挈金如數以歸。評之者有定程。購之者無疑志。吁。此其所以能率數十百萬人之心思才力。以闢造化之靈機。而尙無窮期也。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甲午

昔者中興將相之崛起。楚淮諸軍之驅除勦寇。如風掃
籩如山壓卵。其間偶以中材邂逅從軍。依末光而躡青
雲者。何可勝道。若楚淮諸賢未得志以前。力扼要衝。百
戰以摧寇。倖不得縱橫四出。其威名尤著者。莫如向
忠武公。榮張忠武公。國梁次則忠勇公。吉爾杭阿。亦復
樸勁奇偉。奮志滅賊。數公英略。不亞楚淮諸賢。相繼措
持危局者。殆七八年。祇以風氣乍開。天時未至。不幸中
道淪喪。所部將士。前後覆沒。靡有孑遺者。近十萬人。忠
義智略之士。未竟厥施。躬冒大難。斷脰決腹。一瞑不視。

而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如余所知江西候補同知祝君亦其一也君諱錫勳字襄輒世居無錫生有摯性事親孝輕財好施亦喜談兵咸豐五年援例以通判赴江西候補道出鎮江適巡撫吉爾杭阿公駐師九華山君獻策和門且輸礮彈五萬斤吉公檄領健勇營旋隸總統張忠武公部下兼領武奮營從克丹陽句容等城敘功以同知卽補八年七月率所部二百人聯絡民團駐守溧水賊不得逞九月總兵虎嵩林兵潰賊眾大至君巷戰不勝死之賊焚其尸年僅三十二耳越十有三年縣局采訪忠義達諸行省大吏以聞於

朝始獲卹廕如例嗟夫奇傑之士思乘時建樹一也或
憑藉有基勲業爛然或運會不諧功敗身殉遭逢旣已
懸絕傳不傳尙未可知名之顯晦獨非命邪雖然祝君
事猶幸見訪於縣局而褒卹及之其諸爲褒卹所不逮
者雖欲攷其姓名末由也爰揭祝君以例其餘爲彼懷
奇負異而沈泯無聞者弔焉抑又思士之履危蹈忠灝
氣常留其得於天地者獨厚豈果以名之顯晦爲重輕
哉則雖沈泯無聞謂之有聞可也

誥授朝議大夫戶部雲南司郎中陳君墓表

甲午

君諱以咸字韶次蕭山陳氏陳固巨族世以積善聞於鄉亦多成業發聞之士而君尤其翹然者也父諱圻戶部山西司郎中

誥封通奉大夫母湯氏

誥封淑

人咸豐十一年粵賊陷縣城殉節死

詔旌節烈君

幼穎異劬學弱冠以商籍補杭州府學生於書無所不窺默識二十四史大事能撮舉其要領性孝友坦中樂易與物無競治家一導以和順兄弟及猶子輩稍有違言君必反覆勸之繼以垂涕久之皆化翕然家庭之間愉愉如也粵賊之逼蕭山也舉族數百口皆遠徙太淑

人年老戀家室且冀幸賊不來堅不肯避君曰吾豈忍
舍老親以求生耶遂自率其妻妾子女在城侍母賊至
劫索鉅金許縱母出否則必死君出城重趫走上海借
貸無所得轉之杭州得金遄歸太淑人及君庶母戴太
孺人側室楊孺人與子女六人已及於難矣君聞大慟
百計經營賊許歸其喪謀再誘致君以取盈君雜傭眾
中迎喪以出賊未覺也旣葬賊退君始偕其兄弟歸理
家產稍稍復業同治六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官戶部
雲南司郎中旋告歸以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卒春
秋五十有四君澹於榮利居官僅及一年凡同寮及同

年鄉誼有以匱乏告者必各得其意去並無薄厚疏數也惟鈞居鄉立義莊修水利以逮施衣施藥苟力所能濟不稍靳也惟興縣中有大公事大府及府縣皆從民望必以屬君雖再三讓不聽光緒八年夏大霖雨西江塘圯水溢民不得田君力任修築事先自倡蠲數千金富者相率輸財工以告歲至今眾口頌之不衰無錫薛福成分巡甯紹台時將妻君之子光淞遣人訪之聞縣民談君事有感泣者福成知善人必有後於是毅然以女字光淞也君配王恭人先卒繼配來恭人側室殷孺人倪孺人楊孺人姚宜人子男五人惟光淞在子女存

者一人歸同縣候選同知胡駕林孫一人光淞以某年
月日葬君於山陰縣天樂鄉張家坂之原葬十年而薛
福成始表其墓以慰蕭山士民之思光淞已補杭州府
學生性英敏頗研根柢之學君祉所貽庶幾在是光緒
二十年六月 日無錫薛福成述

先妣王恭人生子光國殤女三長次未字殤三適同
邑候選同知胡駕林繼母來恭人無出庶妣殷孺人
生女一在室殉節倪孺人生子光乘女一被害楊孺
人殉節生子光鑑女一被害生妣姚宜人生子二長
光淞杭州府學生刑部行走主事次渠蔡殤先大夫

葬山陰天樂鄉張家坂之原王恭人暨倪楊兩孺人
祔葬殷孺人遭亂失柩無墓姚宜人葬蕭山河沿丁
子渠棻祔以光淞官例贈宜人光緒二十一年七月

日男光淞附記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癸巳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寒暑遠徙一歲中恆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卻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爲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

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卽至邦人士營此勝
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陽有幽園以栽
名花有隄入海中之新舊二隄以待遊者涵濡海氣岸
高也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蕩漾
海岸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余初
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
俯瞰海濤夜卧人靜洪濤訇沓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
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東想像亞墨利加大洲
如在雲煙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於是攜侶
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

一瞬千步製造之巧愈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
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
風或遙睇水滢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眄釣徒而憫眾
魚之貪餌於斯之際蠲煩滌囂心曠神怡竊意世間所
稱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暑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倚
枕高卧亦得佳趣夢中如遊邃古之世旣覺偶睇窗外
海景奇麗皜曜萬里恍覩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景
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燭朗誦杜子美詩十餘首以
暢余氣如是者旬餘始返其諸所訪名蹟尙多不盡記
余自春初期滿未歸羈懷侘傺悄焉寡懽今而知天與

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遐邇之別也。夫誠
默體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將焉往而不樂哉。光緒十
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修復高子水居記

甲午

古今鴻達魁壘力睎聖學之大儒往往曠千百里閱數十世不一覩既覩矣哲人已往流風漸微一二遺老僅能溯其舊蹟而懔懔寥廓弗崇弗飾無以起人景行之思此鄉里士大夫責也吾縣高子昔作水居漆湖之濱以水爲垣豁然四達嘗自記焉洲可二十步三分羸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隄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觀此而形勢瞭如矣夫高子之學入聖之學也聖人之學本於主敬而始於主靜周程朱子之所發明精矣備矣是故孔顏樂處非靜無以尋之喜怒哀樂未

發氣象非靜無以玩之水動體也而有靜機焉乃若高子晚年造詣闕邃諸所闡述亦皆完粹無疵用能集東林之大成步武整庵敬齋敬軒以上接周程張朱之緒非植基於靜者之效與歲癸巳余友許君靜山裘君葆良倡議修復水居同志數人共襄厥功慮材鳩庸剋期歲工左建可樓稍依原址拓之樓西爲堂三楹左右室皆於楣後隔之以屏闢爲二軒特虛中楹以奉高子又西爲庖福之所南爲長廊以攬全湖之勝入其門先見可樓然造之頗曲折望之並深窈不審其徑不能驟至也於戲諸君之志勤矣福成久役海外恆苦使事煩冗

末由擺脫。回思故鄉雲山之勝。友朋之樂。如在天上。頃
者東歸。有期。儻得與二三子。泛漆湖。登可樓。倚檻而遨。
迎山而笑。吟弄風月。俯仰煙霞。棹移星稀。充然忘疲。抑
或諷覽遺書。譏謫姦諛。憑弔興亡。企仰仁賢。進茹道味。
務晰淵微。挹彼精論。淑我身心。是則人生之至樂也。雖
在數萬里外。益令我悠然神往也。已。光緒二十年春二
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後學薛福成記。

海外文編先外舅無錫薛公出使泰西所爲文也公奉使五年始得代以光緒二十年夏四月東渡先以積勞致疾在舟中復遇颶風大熱遂益不支抵滬僅二十日六月薨於出使行臺七月喪歸無錫十月乃葬今年五月光淞將至無錫展公墓與鄞縣張君讓三相會於上海讓三故公門下士嘗從公出使者也時方爲公刻出使奏疏竣更謀刻公所輯譯東西洋地志屬光淞求其藁且襄其事比至無錫謁墓已公三子慈明方謀刻全集乃致讓三意相與檢遺篋得海外文編出使公牘各數卷庸會隨筆十餘卷日記前後數十卷幕府古文藁

數卷書牘藁十餘卷東西洋地志譯藁十餘冊慈明以
海外文編相屬因攜歸寫定其編次悉依原例分爲四
卷凡四閱月而工蒧乃僭書其後曰公性情渾穆學行
純粹初本姚江王氏以收歛身心爲主後乃師事曾文
正公奉以終身其生平好爲經世有用之學於古今成
敗興壞之局中外阨塞山川形勢險要之紀以及天文
陰陽奇門卜筮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心故能遇
事立應略無窒礙發爲文章淵鬯精美不徒爲高論皆
切於當世之用而料事罔弗效公書已刻行者久爲海
內所宗仰蓋惟研之也精故審之也當養之也裕故出

之也。醇是編之文，以交涉洋務籌議時政者爲多。觀其謀慮深遠，隱然以天下爲己任，可以知公之志矣。光淞不才，不能窺見公行詣於萬一，而特表其大略如此，以告世之讀公書者，倘弗徒富其言而尋其旨，以期明體而達用焉，是則公之厚望也。夫。光緒二十一年十月朔日。蕭山陳光淞謹跋。